

非常记忆

吾乡语境中，“客”泛指一切外来者。

不只是待客的客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客商、客居异乡的旅人，以及怀有某种技艺、本领的特定的外来者。

比如，过去骡马市上靠袖筒里草帽下捏手指插一杠子进来赚取佣金的掮客。现今果农年年果熟时盼望能给他们带来好价钱的果客。还有舞枪弄棒耍大刀那类人也称了棍客或刀客，这个“客”原本是暗含敬意的。至于后来出了不讲武德提了菜刀吓唬人的牛二之流的泼皮，只在原本“刀客”的中间插了一个“子”谑称“刀子客”，便完全变了味，有了轻视的意味。

麦客，也是远道而来者却不是来做生意的，也是怀了某种本领的却不能算做有特定技艺的，他们如果有恐怕也只是有辛苦劳作的命，而且是产麦区最紧迫、最折磨人、最费体力和精神的刈麦的苦命。割麦是需要一点技巧的，但主要还是需要有体力，有耐得住煎熬的体力和精神支撑，吾乡人言“要有苦头”。那时来的麦客好像有来自河南、陕西的。这在晋西南这片鸡鸣三省之地并不奇怪，一样的产麦区，一样操镰刈割，熟门熟路，价钱谈拢，搭镰便割。麦客也有麦客的规矩，有着对麦子由衷的喜爱与尊重，大多本着“离乡不离土”的理念就近挣点辛苦钱。关中的麦客来自甘肃的静宁、庄浪等地，而晋西南来自渭南的麦客大约是从陕西合阳、大荔、韩城跨了黄河而来，一顶草帽、一身敝衣、一柄利镰，便是全部家当。麦客不仅赶着麦熟而来，也赶着天气行走，最怕碰到瞎天气耽搁工夫没活干。要是无奈困在雨天，他们比主家还要心急，“龙口夺食”的日子，谁也就误不得。

每年麦熟时节，我都盼麦客来。他们靠执一把镰刀行走江湖，要么从南往北走，要么从北往南赶，一路赶着麦熟靠出卖体力赚些养家糊口的辛苦钱，故而在吾乡麦客又称“赶麦场”。我永远记得，在麦熟时节，曾有这样一群农民，他们外出走乡串户，以替别人收割麦子、打工为生，为所经之处“三夏”麦收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麦客。我家却从未请过“赶麦场”的麦客，主要原因是不愿多余支出一份割麦的费用，用我爸的话说也丢不起那份人，都是两只手显得咱家撑不起摊子需要雇人割麦而遭乡人耻笑。他们可能会说：镰麦还要雇人，吃馍馍要不要雇人呢，那点地还值顾雇人么，云云。其实，我思忖主要还是怕花钱，钱进了农人们口袋都是留着干大事用的，大凡能靠自己身体解决的事情绝不会轻易多出一分钱。好在庄稼人的力气和苦头有的是，睡一觉，吃一顿，歇一晌，就又有了解。

于是，我总是与麦客擦肩而过。有几年家里麦子长得太好太多了，麦垄厚得一镰割不倒，实在没办法差一点点就准备请麦客了，一家人硬是慢慢磨着磨着就又把一垄一垄的麦子割净了。想着原本打算要花钱雇人的，就觉得又节省了一笔费用，像是自己多挣了一样。每年割麦前，我大约是要提前作一些心理建设的，直觉上是要受虐了，心理上又毫无依托，一种逃避不了又无可奈何的感觉。最早包产到户那几年，父母也才三十多岁正值壮年，家里能顶得上的劳力也只有父母二人外加我最多能顶半个人。我爸便开始了他 的割麦PUA，封我为小罗成，说我妈好比穆桂英。我问那你呢？我爸说，顶多算个老黄忠吧。一个割麦草台班子虽然拼凑起了隋唐宋汉几朝人马，里里外外也就三个人，两大一小。一块地割下来，往往在“穆桂英”打先锋攻行冲在前头，“老黄忠”边割麦边缚麦个子负责断后，唯有“罗成”死命冲杀一阵便累得直不起腰来。“穆桂英”总是在前头一边催“罗成”快点赶上顺便替他捎带割“一条腿”（一行麦），一边关心“罗成”问咋了？“罗成”作愁苦状说：腰疼。然后，“穆桂英”与“老黄忠”便直起腰来一齐笑道：小娃哪里有腰。

后来又过了几年，没盼来自家的麦客，自己倒为别人家做了麦客。那时村里学校办得还好，连方圆一带村子包括邻县的孩子也来上学，一个班里坡上坡下竟然有了不同的口音。麦假尚未开始，南边同学家的麦子已经开镰了，心眼活的邻乡同学便邀了人过去帮他们家割麦，十几个初中男生一字排开，那阵式在麦客里也是豪华版的。记得某次在邻村帮人割

完麦子，回来顶着明亮的月光骑车呼啸而过，一路上月亮下面许多人家竟然还在借着月明奋力刈麦。也难怪，白天太热太晒，挥镰的艰辛可想而知，碰到月明之夜割麦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很多时候，为了赶时间，割麦的人都顾不上回家，饭就直接送到地头边吃边割，当天割多少再晚也还要拉回去多少。一天之内各种与麦有关的家伙什儿几乎都用上了。比如车上专为载麦的一种工具叫“挑页”，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单次运载量。的确，当年的大多数农具似乎都与麦子有关，犁、耩、耙、耧、刈、载、碾、扇，从种到收到晒到收储无一不是。许多年过去，那时农人们重视粮食生产的热情，以及对麦的敬重和待麦的精细程度，至今仍令人感动。

曾经自己许下过一个约定，每年布谷声里必写一篇关于麦收的文章，来纪念那些与麦收有关的日子。

今年原本怕是要爽约了，因为自以为离真正的麦收现场是越来越远了。尽管麦收关乎农业，关乎粮食安全，但是这种与每个人有关的季节性辛劳在城市几乎无声无息，人们关注麦子收成不及关心一餐饭怎样减去更多的碳水。而自己过去关于麦收的记忆已经付之于《以割麦的姿势向土地鞠躬》《麦要才闻惜馍香》《麦子是万能的》《麦秸的枯荣》《麦收无大小》《麦收与高考》《麦子在风里》《芄芃其麦》《麦子熟了》《看见麦子》《麦村》《麦场》等诸多篇什里，当下恐怕也再无心情和动力去写一则关于麦子的文字了。不承想，今年从5月底至6月中旬，在央视新闻和央广网又接连看到和听到关于家乡那边的麦收报道，那些来自麦收一线的画面和声音像是一再提醒和追问：你是忘了那些熟悉的麦子了吗？

一则是2025年5月28日央视关于运城市盐湖区小麦机收全面展开的电视新闻，记者在报道中称素有“三晋粮仓”美誉的运城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432.8万亩，其面积与产量均占全省半数以上……占全省半壁江山的运城小麦对粮食出产与消费平衡区的晋省来说意义重大，仅“能保持（本省）自给自足”这一点足以说明山西人的面食结构中运城产的麦子占比之重，运城麦的地位在山西举足轻重，运城人的骄傲当然溢于言表。电视画面是航拍视角俯瞰之下的晋西南广袤田野，大型收割机纵横驰骋，金黄的麦浪摇曳翻涌，熟悉的繁忙麦收图景又现，熟悉的乡音透着按捺不住的丰收的喜悦。

另一则是2025年6月16日央广网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广播新闻，我在开车途中听车上收音机报道，运城天津市24万多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联合收割机开始在麦田里往来穿梭，黄河滩涂沙地种粮大户侯金龙介绍他丰收在望的憧憬，500亩沙地每亩大约1300斤的产量确实令人振奋。依然是辛苦的付出，依然是令人激动而焦心的麦收时节，但产量和麦收节奏却是前所未有的，侯金龙以“滴灌+水肥一体化+密植栽培”三位一体的技术，把数百亩漏肥漏水的河滩沙地打造成“吨半粮田”委实不易，每亩地节水40%以上，化肥使用量减少30%，500亩麦子两台联合收割机也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完成收割。

盐湖区的麦子和河津黄河滩地的麦子是对我麦收记忆的又一次激活，只是现在与过去相比已完全是两种麦收场景。当年旱作农业已被规模种植取代，我的遥远的麦客记忆，也早已换作大型联合收割机集团作业，不仅降低了麦收劳作强度，还提高了麦子丰收保障。只是那些遥远的轰鸣的机器它们依然可以称作现代“麦客”，从南到北，从河南、山东到山西、河北，正在奔赴一个个麦场。作为“麦客”，他们从古至今都是这场“麦收鏖战”中千里单骑、当之无愧的侠士。只不过，在而今技术浪潮的推动下，镰刀换农机、接单看手机，当年的老麦客退场，如今的新麦客接棒，这个农业群体已经完成了从“候鸟式”的体力劳动者向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的转变，在工具上也早已完成了镰刀与铁的转换。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被这片金黄的麦田维系着成为一个见证，依然尊重每一株生长于斯的麦子，还有我储存于此的关于麦收的记忆和由麦子养成的对粮食的情感。那些永不褪色的金黄的麦子和熟悉的麦子的味道，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如愿而得，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生态新歌

只此芳邻醉时光

■胡春良

在一天天过去，它们的新家总算做好了，在它们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参观了它们的家。草丝盘起来的窝，很细密很精致，里面铺着羽毛，很柔软，很温暖。当然我尽量不打扰到它们，窗外有鸟，有鸟鸣，这新邻居带给我许多快乐，我也很开心。

它们虽然对我有戒心，但是从来不介意当着我的面秀恩爱。伏案工作，每每抬头，总会看到它们彼此梳理羽毛，彼此叽喳喳闹，它们似乎总是很开心，很自由，很洒脱，不像我有时忙得像陀螺，有时沉默如一条老狗，有时苦闷如一块石头。尽管它们拥有爱情、幸福和快乐，但是期待中的它们的孩子一直没有降临。它们是不想要孩子，是不能生孩子，还是其他呢？该不会也在学部分人类“丁克”吧。

我不知道它们的世界，只看到窗外的快乐，来自自然界简单、生息的快



鹤雀楼

百事如意（中国画）
刘文芳作

灯下漫笔

白塔山上夜灯亮

■祁世坤

我在城里生活，不时回乡下小住，大前年还去了东山的白塔寺。这两年腿脚不便，怕是上不去了，然而黄河滩涂却是常去的。去河滩因为有堂兄两口的农舍，那里农田阡陌、空气清新，门前是条大道，清静而不寂寞。

近来两次下滩，堂兄都告诉我，夜里白塔山上总是灯光明亮，显然这常年寂静的山野林区有了人迹的活动。然而为什么，他说不清。回到村里问人，也不明不白。我想毕竟山脚下的村子，因着山峦的遮挡，是不大看得见这灯光的。然而远离山脚的河滩，平野开阔，夜光远照，出门抬头，就目光对接了。

对于这个新奇事，我问了村委会主任小强，他问了民工，被告知是修葺白塔。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这祁家白塔属于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施工的工程公司费时两月，大量的砖木建筑材料、脚手架等都是人工搬运，然而山高路远，前山还有一段农田路可行。而白塔建立在一座高峰上，三十多度的陡坡，塔肚原有一条砾石裸露、碎石填补、荆棘丛生的小路，为了方便施工，有几处还用了钩机拓宽。就这样先是人背肩扛，而后还得无人机助力。那么用水呢？山高沟深，这里没有泉池，沟底寻水也困难重重！

修葺期间，白塔山上的明亮灯光，显示着工程的特重和艰辛。如今，白塔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反倒

使我思绪反复，浮想联翩。说起来话长，还是先从这白塔佛寺说起。

寺者，白塔寺也；泉者，凉水泉也。我说的是永济市韩阳镇祁家东山上的佛寺和山泉。然而寺毁泉枯，不是天灾，全人为。

白塔始建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重修。塔后东南山凹处为白塔寺院，置于半里之外的坪地。寺院山门朝西，东边高崖下有排窑洞，原是僧人起居之所。在坪地西南方位，有一佛殿，内供十八罗汉。想早时也曾磬音钟鸣、香火鼎盛。

白塔寺南有一山丘，我的先辈几代在这里垦荒，给后人留下山田。记得小时，那是六七岁左右，有次我和堂兄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日，下山路经佛寺。进了殿门，满目罗汉形体，大肚慈面，金刚怒目，着色亮丽，异彩纷呈。出门时顺手在佛殿拣了根木棒，哥哥说那是神物，会得罪佛爷爷，就再也不敢进殿了。也就是此后几年，大约1953年吧，佛殿被拆掉了。拆下的木料之众，运下山盖了村里的舞台学校。还有那个凉水泉，位于佛寺之南沟凹，距寺也就百十步远。然而一汪山泉后来被人为了毁弃。年轻人心想炸开泉眼，沟渠涌流，扩浇山下农田，沾溉竹林，谁知水流下潜，山干泉涸，弄巧成拙。

这两桩事，都与白塔有关。因为这叫白塔寺，白塔如是寺院的旗杆，耸立在高高的前峰上。这白塔

乐。它们尽管没有孩子，它们有亲人，或者是朋友。隔一段时间，窗外就集聚了许多麻雀，差不多每次都在二三十只，或群飞打闹，或落在窗外的槐树枝上叽叽喳喳，或落在防盗窗窗棂上，或静静地站在空调外机上。它们在商量什么，在交流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也许它们不理解我每天埋头在干什么，也许觉得“人”（如果它们知道我是人类一员的话）的生活没意思！你说有意思没意思，彼此为邻，每天都可以看到，熟悉而陌生，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也不知道。我看着它们的生活常态，它们看着我的工作日常，一扇窗隔开彼此的世界，一片玻璃又把彼此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它们带给我快乐，我是否能带给它们快乐呢？

有一次出差一周，我很期待我的邻居能带给我什么惊喜，比如添丁增口什么的。我返回单位那天，太阳很好，天

心香一瓣

夏雨夜的神韵

■衣名

刚呈立夏时，便迎来接连几天的小雨。或珠帘垂悬，或淅淅沥沥，或青丝斜挂，或牛毛纷飞，把个被尘土笼罩得快要透不过气来的都市，来了个彻底的清洗。人的心境也像被夏雨浇了个透彻，感到分外清新。

大都市的繁华和喧嚣，似乎完全湮没了“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古朴意境，但雨后的都市，仍以她那动人的妩媚，激起你日益高涨的情趣。

吃罢晚饭，收拾就绪。你突发奇想，邀我去校园里小憩，说是难得有这样的安静、这样的悠闲、这样的好心情。悠悠然，我又看到许多年前的脚印，但终经不住你的推搡和娇昵，乖乖地被你挽起了胳膊。

学生们已经放学，校园里格外幽静。淡淡的灯光，透过湿漉漉的空气，放射出道道幻影。一排排白杨、青松、古槐，或俊秀挺拔，或苍翠葱茏，或亭亭玉立。几枝月季花傲然凛凛，抢先张开点笑靥，灯光下，宛如无数玩耍的粉蝶。淡雅的清香，按捺不住内心的浮躁，从蕊绒中奔窜逃逸。裹着草丛中散发出来的生气，轻柔地敲击着我的心扉。丝丝夏雨飘然而至，亲昵在脸上，隐约感到几丝凉意。

空很蓝，我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望向窗外。这一望不打紧，我吃惊地发现它们也在窗外几乎同时望向我，没有惊慌，只是叽叽喳喳，似乎是在问候，反正我又听不懂。也许我出差的那些日子，它们每天都会看看我在不在，也许会关心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是不是不开心了，或者祝福我什么。我想我们生活在彼此的生活，应该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分了吧。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每一份爱都让世界更有温度，我和邻居拥有淡淡的、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的美好。

其实好多次我都想写写我的邻居，写写陪伴我走过春夏秋冬的小精灵，但是总是不知该写什么好。我看到的是它们的快乐，但我没有它们的经历，怎么能感知它们的艰难和不易；我看到的是它们的自由，但我不知道自由背后的艰难与困苦；我看到了它们爱情的甜美，但是它们是不是也经历过痛心和伤害？我看到了它们的清闲，但没有看到它们觅食的艰难，或者挨饿的苦楚。我用人的眼光去了解它们，我以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感悟去评判它们，但是在它们的世界里，也许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它们的世界就是简单，就是纯粹呢？

有鸟为邻，鸟鸣入人心入梦，美如枕月眠云，天地悠悠，生命悠悠……

一切都那么寂寥，万籁无声，冷峻中蕴蓄着神秘。望着这静谧而自然、纯洁而幽远的夜景，我突然感到心旷神怡，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在血液里升腾。啊，这便是雨之夜难得的神韵。岁月的残忍，虽扼杀了我俩赤着足在雨中嬉戏的童趣，但我们用它交换了成熟和深沉。我们并肩而行。用缓缓的脚步，踏开浓密的夜色，踩碎薄薄的积雨。你用柔长而飘逸的秀发为我掸去肩头上凝重的尘土，我用庄重和认真的神情倾听你滔滔不绝的歌声。茫茫中，我又看到你多年前的身影，红润润的脸庞，明亮亮的眼睛。树枝在风中飒飒作响，惊动了两只睡梦中的小鸟，它们在慌乱中发出一阵抗议，但转瞬，又随着风，渐渐飞远。校园里又恢复了平静，仿佛听到了大地的鼾声。

有人曾为夏雨而伤感，发出“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的悲鸣。我却要感谢夏雨。感谢她为我们播下了蓬勃的生命，感谢她为我们浇开了奔放的热情，感谢她为我们放飞了升腾的希望，感谢她为我们洗礼了不变的纯真。

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那时早有佛寺，而塔就是后建。中条山在永济韩阳一带是南北走向，现今栖岩寺存一浮屠，白塔寺存一明塔，都是五层楼阁，相距六七里，南北对望，分别为两座寺院的历史标记。这栖岩寺，论其历史盛名，是在唐朝，寺分上中下三处，僧众千人，后毁于地震，没于战火。虽说这胜景难复，但上寺存有一处塔群，是为历代僧师的灵骨佛魂的寄所，而今发掘，集成一处，颇为壮观。使人联想当年“北有五台山，南有栖岩寺”的盛况。那一尊宋建舍利塔，耸峙在寺之北，不为孤独，可谓腹有华章。游人不绝，因了它的招徕，引入塔群，沉湎佛家境界。还因塔群南沟，曾有一处虎豹泉，三者构成佛家胜地，诉说这世世的辉煌。然而相较这白塔寺，如今是寺已早毁，泉也不再，唯有这一座孤白塔，也难免因盗遭损。好在现今修葺，山光映采，日照生辉。

2017年，我们创建祁氏家谱，因为祁家白塔是为村社地标，家谱收文以为光耀。刊印时得印社技术修饰，填补了白塔一角的缺失，心理上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后来我以这塔泉一文投寄报端，晚报取用了白塔的资料片，也就是那个残缺一角的原照。虽是实景，难掩心头的痛病。

而这也涉及我另篇转载之文。那是祁家转龙山华佗庙会印记。说起祁家华佗庙，是祁氏家谱另一处标的所在，永济市南北两大药王庙，“北有扁鹊庙，南有华佗庙”。这些年扁鹊庙修缮一新，景区广大，气势恢宏。对于现存文物的维修保护，近闻政府都已统筹，纳入立项计划，安排有序，已经为之振奋，满怀着热切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